



新民时论

习近平总书记 在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讲话中,让群众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也正是因为“长征永远在路上”,所以总书记强调——“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在铭记和缅怀“来路”方面,如果社区、学校和相关单位通力合作、盘活红色资源,就可以做得很出色。如为纪念

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笔者最近就参与了一次由社区举办的系列纪念活动和题为“理想早已璀璨在天平”的文艺汇演。

一度以为上海的红军长征题材很少,随着联合调研的深入,发现不少长征老红军曾经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又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之后还工作、生活在上海。如笔者单位上海社科院首任院长雷经天同志从 1955 年下半年开始就住居在徐汇区的天平社区,直至 1959 年 8 月 11 日病逝在岗位上。生于 1904 年的雷经天早年在

上海求学,后参加北伐战争,是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百色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和红七军的创始人之一。

经过多方努力,天平街道找到了雷经天之子雷炳坚。父亲去世时的雷炳坚只有七岁,他退休前是上海科技出版社的编审;目前低调的他仍然居住在天平社区。今年暑假,街道牵线我和雷炳坚见面之后,我整理出一系列反映雷经天不朽功绩的文章,并根据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考证,掌握了雷经天在红军和长征

王冷一

时期的诸多细节;由此,天平街道党工委决定在社区范围内隆重缅怀雷经天。

据了解,天平街道缅怀雷经天的做法有:1、由高中生采访雷炳坚——谈父辈的信仰,访谈记刊发在群众性的社区报上。2、印刷、发行刊载雷经天事迹和历史照片的小册子(口袋书)。3、在上图展示厅、社区文化中心等空间,安排展示雷经天事迹和多幅照片的主题展板。4、公演情景剧——雷经天的信念独白,由同济大学艺术系投入造型和导演。5、由我按照当年的红

军歌谣重新填词,由社区“30 分钟德育圈”单位机关建国幼儿园的孩子们传唱雷经天。

值得指出的是——机关建国幼儿园,前身为邓六金创办的华东保育院。邓六金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 30 位女战士之一,抗战初期成为曾山的夫人。长征出发时,邓六金和雷经天编在同一个部队即干部修养连,经历过无数次恶战而幸免于难。雷经天后随毛主席的部队,率先到达陕北;之后他出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并在毛主席的指导下审理了著名的“黄克功案件”,成为

从严治党的历史典范。这些故事,也在社区的缅怀和文艺汇演中得到了演绎。

天平街道的缅怀,当然不止雷经天一位革命先辈。所有在社区工作和生活过的前驱、先烈和先贤,都是社区“30 分钟德育圈”的铭记对象;他们的后人自然也最先被社区范围内的少先队队员和共青团员所采访、所敬重。而如今,天平辖区之外的学校如徐汇中学也积极投入,并把“铭记来路”确定为学校德育方针。(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精神文明发展报告》主编)

蓝瘦,香菇

叶开



流行词手册

那天吃饭,席间听见朋友说:“真的有一种蓝色香菇。”

我见过多种颜色的香菇,还没有见过蓝色的香菇。

蓝色,很美。但可能因为蓝精灵的缘故,总觉得有些怪异。见过白色、紫色、绿色、黄色的蔬菜,但蓝色的蔬菜你见过吗?借助于网络搜索,我这才想起来,红菜薹下锅煮过之后就变成蓝菜薹了。

还有一种羽衣甘蓝,据说是蓝色的。

也有人说,茄子是蓝色的。

蓝色,因为其特殊的颜色,而显得特别。拥有这种颜色的蔬菜,据说有独特的抗癌能力。

水果类多些,首先想到蓝莓。还有葡萄、李子和桑葚。葡萄有绿色、紫色、红色,很少看到蓝色葡萄。桑葚,我印象中是深紫色。

小时候乡下有大桑树,小孩子爬上去,伸手拽回枝条,将下桑葚果,一把把往嘴里塞,酸甜可口,吃多了有点杀舌。多汁的桑葚会染紫你的牙齿、嘴唇,甚至给白色衬衫染上难以洗掉的紫色。

不当心被桑葚汁液溅到衣服上,你就惨了。

小伙伴张红曾因弄脏衣服,回家后被勒令去河里漂洗,不洗干净不许回家吃饭。

那个时代,孩子一般只有一件衬衫;那个时代食品不丰富,总是吃不饱。张红为了能回家吃饭,从中午开始,一直泡在河里,直到半个月亮爬上来。

就在家长发现他不见了,惊慌失措时,我把他们带到了河边。

河边,张红拽着白衬衫,漂浮在水面上,活像一片白纸。

现在回想那个时刻,心情复杂,可谓是“蓝瘦,香菇!”

这个最新流行词,新到了烫手。势不可当地传遍了网络各地,已经有人迅速抢注了商标。

商业人士有一种特殊的嗅觉,能把一切事物金钱化。

这家公司今后难道打算卖香菇吗?

又一查,竟有四家公司注册了“蓝瘦香菇”。

他们都卖什么颜色的香菇呢?查一下发现,没有人打算卖香菇。但是,他们打算卖什么呢?

还不知道。

蓝色的香菇没有,蓝色蘑菇倒真有。这种蓝色的蘑菇生长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叫做“炫蓝蘑菇”,真菌类,未成熟时是蓝色的。

但香菇跟蘑菇,差得很远,跟你们这些没有经过菜场的人,能说得清楚吗?

广西南宁一个小伙子,发了一个朋友圈视频,带着口音说“难受,想哭”。被听写成“蓝瘦,香菇”后,突然就风靡一时。

一个词的风靡背后,一定有其深层文化背景。

每天有那么多词语在空气中流动,为何“蓝瘦,香菇”能够不胫而走、风靡全网呢?

中国幅员广阔,各地方言差异很大,南方人的语言中不太运用到卷舌音,而且会 N、L 不分,因此,本来在普通话比较流行的地区能非常明确地表达的词语,到了广西南宁,就成了一个“别扭”的发音,再经过一个有心人的“听写”,就变成了一个奇怪的,但是具有了迅速风靡潜力的词语。

这个时代速度越来越快,我们在谈论慢生活时,主要在装模作样,实际上我们的内心深处飞快旋转。

当我们在谈论慢生活时,几乎每隔几分钟,就会拿起手机看各种新闻,看各种八卦,脑子里塞满了各种信息,形成了一个信息垃圾桶。我们表面上的慢,是一种因为太忙乱而造成的电脑死机状态。

在万事万物都已经被资本化的时代,知识也可以估价了,这是好事。连垃圾信息都有了价格,也算是好事。

“蓝瘦,香菇”被四公司抢注,可见热词“资本化”速度非常快。这四个字,深圳两个年轻人注册了 100 万元。你想想,四个字。再慢一点,慢慢谈这个词。

你们看看,你们想想,请不要张开嘴巴。

拉上嘴巴的拉链,关闭垃圾桶脑袋电源。

然后,让你的身体活动变慢,慢慢来,慢慢冷却下来。

你才可以,慢慢地坐下,在一个风花雪月咖啡馆,很做作地叫上一杯手冲咖啡。

然后,你才可以对这个时代愉快地说一句:

蓝瘦,香菇!

万物皆奇迹

魏英杰



书山寻路

有一段时间,别说城里,农村都罕见鸟类踪迹。直接感受就是,听不到鸟叫声了。后来情况似乎好了许多,山上的树林越来越茂盛,野猪又回来了,鸟叫声也出现了。在杭州景区里,经常可看到松鼠在树上乱窜,在西溪湿地,水鸟、野鸭以及各种叫不出名字的鸟类,成群结队。

但这只是直观印象,自然保护的现实仍然非常严峻。比如大江大河里的鱼类逐渐减少,有些种类濒临灭绝。在钱塘江,虽然每年投放大量鱼苗,可实际上渔民几乎无鱼可捕,只能贩卖养殖鱼类。又如鸟类的自然迁徙,也时刻受到威胁,沿线无数天罗地网,对之滥捕滥杀。

前些时候,天津、唐山沿海滩涂出现大面积围捕鸟类现象,有的捕鸟网长达 100 多米。这些捕鸟网深藏在芦苇荡内,当志愿者看到时,近百只迁徙的候鸟挂在网上无法动弹,多数已经死亡。警方在当地发现一个鸟贩窝点,查获鸟类达 3.6 万只。随后,国家林业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护候鸟等野生动物的“清网行动”,多地纷纷启动专项执法行动。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大肆滥捕滥杀鸟类的背后,是一个完整的市场链条,而最终指向的就是消费者。如浙江海盐近日破获涉野生鸟类刑事案件 3 起,抓获涉案人员 5 名,其中有人坦言,当地有景区饭店老板说顾客要吃麻雀、花鸡等野味,他才找人捕鸟贩鸟。这

些野味馆,就是捕杀兜售野生鸟类的罪魁祸首之一。可说到底,如果没有人点名要吃野味,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冒险违法捕猎。

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而是相互依存。维护生物的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的生存与未来。仅说鸟类,全世界现存有近万种,中国有上千种。我们可能说不出其中大部分鸟类的名称,但这并不代表它们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从它们身上汲取的智慧,远远超过想象。在人类的记忆中,对大自然的观察与描写,以及从大自然获取的知识,是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美国早期著名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约翰·巴勒斯就对鸟类有细致的观察与记录。去年底,国内出版了他的《飞禽记》。在这本书里,他以非常优美的文笔,描写了许多北美的鸟类,而这些鸟类有些现在恐怕已经很罕见了。书的开头转引达尔文《人类的起源》部分章节作为序言,标题叫《我们,它们,是如此相似》。这句话准确无比地道明了人类与大自然生物的关系。

万物皆奇迹。这是另一本科普类作品的书名(原书名是 The Sense of Wonder),作者是著名科普作家、寂静的春天》的作者蕾切尔·卡森。这几乎不能算是一本书,只是作者与她四岁的外甥罗杰一起发现自然的笔记,篇幅非常短,所以书里有大量的图片。这句话我一样很喜欢。所谓众生平等,不能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也应是万物之间的平等,因为我们与它们是“如此相似”。



抬字街头

家在长宁多年,今年幸福感陡增。某个傍晚散步到凯旋路绿地,赫然看见了围着漂亮涂鸦墙的新刘海粟美术馆。其地过去简陋混杂,世博会时曾立广告牌遮挡。而原在虹桥路上的刘海粟美术馆,不知是建设时投入不足还是后天缺少维护,近些年早显破败。如今不光翻新,还挪进市中心,多了空旷幽静的院子。对美术多无兴趣的大妈大爷、情侣幼儿,早晚也能在这里遛弯健身、约会嬉戏。习惯了很有体积感、艺术味儿的馆舍环境,没准儿哪天起就成了看展常客、艺术爱好者,从这里走出去,再看见丑陋、污糟、不和谐的东西,就不能忍受,不论做哪一行,都会有美好和舒适的要求。

由此向西两站路,30 多年前曾是“沪西爱情圣地”、后来却破落杂乱的老天山电影院,今年变身为长宁区的最大剧场“虹桥艺术中心”。在它的南面不远,旧刘海粟美术馆所在的街区,是国庆节才开张的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眼下正在做“谭元元和她的朋友们”舞蹈专场。从原在贴隔壁的窄小舞校走出去、成为世界级舞蹈家的谭元元,在故乡第一所专业舞蹈中心的弹簧地板上踮起脚尖的瞬间,想必会有不少的感触与自豪。

不只是长宁。沿着上海正中心的路段向东,典雅的美琪大戏院今年春天也才完成“修旧如旧”,这两天正在演出香港版的舞台剧《阮玲玉》。它北面的北京西路 1013 号,是年底就要开演的《不眠之夜》专属剧场。不久前听去纽约的朋友津津乐道地谈论起这部“浸入式戏剧”有多扎劲、多少嗲,曾满心羡慕,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上海版”。从环艺、美琪而北京西路 1013、艺海、静安江宁路上的剧场影院密集度,堪称少有。

姜泓冰

往东,北京东路上周恩来题名的黄浦剧场,这周刚刚改造完工,开启“国际戏剧季”。数数环人民广场地区的影剧院、文化设施,也忍不住要“啧啧有声”。

这么点数着,说不定也还是挂一漏十。想想上海已有的称得上一流的各类文化设施,加上遍布各街道、数以百计的社区文化中心,还有开放的露天演出场所,再想想这座城市长年此伏彼起、经常来不及看或者想看而不得其门以入的各种艺展、演出,越来越热、四季不停的各种“演出季”、“艺术节”,不感慨和兴奋,很难。

一位朋友为让某大都市建设一座固定的马戏杂技演出中心奔忙多年,这两天双眼贼亮地说总算批下来了,在某远郊。疑问,拥堵时代,有多少人会花两三个小时来看演出?朋友一愣,说“没办法,市中心不可能有地!”

哪有可能?关键是,你把文化看得有多重要。上海终于敢在“十三五”规划里,第一次将“文化大都市”列为第五个“国际中心”目标。底气,大概也与这么多年布局的文化设施、打造的艺术节庆品牌有关。一座城市,舍得拿出最黄金的地段来办文化,不是建一座“地标”,而是“嘈嘈切切错杂弹”,就不光需要有钱、有底气,更得有为城市发展、文化建设的长远眼光,才能做到。文化设施称得上是对历史建筑等家底的盘活和最好再利用方式。文化艺术不只是茶余饭后、热热闹闹,它是城市创新活力的根须,是传播先进文明、价值观和培育市民素质、熏陶品位的好大学,也会是一流国际大都市综合魅力与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现在全国人民都不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了。但其实,如果城市能不那么急功近利,为文化搭好台,说不定,“经济”真能来唱一出可持续的精彩大戏呢。